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陳若霖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吳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鄆人累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河間相徵為尚書所著有周官訓詁及詩賦

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辨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

上安帝論疫災疏

延光四年京都大疫衡明年上封事

臣竊見京師為害無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

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太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三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於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上順帝陳事疏

陽嘉中政事漸損權移於下
衡上疏陳事又疏禁圖讖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

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
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
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
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
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
情勝其性流遞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
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
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

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

見所草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請禁圖讖疏

初光武善識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附以妖言衡以虛妄上疏請

禁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
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
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
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
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

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

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
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
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
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舉孝廉疏

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書令左雄並奏拜童子

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侍中張衡上疏○此順帝時

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
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
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
震裂之菑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

論貢舉疏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
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
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

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藝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

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並杜氏
通典

水災對策

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

逆也

敦煌
實錄

日蝕上表

衡為太史令表奏○後漢
書注云不詳是何年三月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敕
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堠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
露

請專事東觀疏表

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求合正三史表

初學記

臣伏見陛下思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

條上司馬遷班固二史

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
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
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與崔瑗書

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
陽歷算當好玄經與瑗書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非
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玄四

百歲其興乎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宜

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陸績述玄○陸績云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

同前

後漢書作衡謂崔瑗而大畧異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

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章懷太子

注云並衡與崔瑗書○後漢書今本無端力一句漢紀亦云衡謂崔瑗而語前後相互端力作竭已

與特進書

安帝聞衡善術學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

蓬萊太史之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為幸矣

北堂

書鈔○選注衡與特進書以為鉛刀強可一割○又云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又云酸者不能不苦于言

東巡詔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
朏率羣賔備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齊
焉己丑屆於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

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懷慄翹翹百僚萬機
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祇承
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為實願先帝載厥
太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
遘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
通玄知時萃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
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藝文
類聚

綬笥銘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德更理
笥衡時為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金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
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天祚明德大賚福人垂光
厥世子孫克神厥器惟舊中實惟新周公惟事七消有

隣

古文苑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北堂書鈔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

命匠修而新之宗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於中葉種
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
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
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
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為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
於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橫若惟允之實耀

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瞿相享老虞庠羌髡作
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憚是震
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
不我與天實為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
遺愛如何不思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育發繇卜筮鳳飛觀國流光未裔天祚明德德
茂於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邕兼學多識窮理知機德音

孔昭翻爾灰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疊疊庶
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僚公實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
導揚徽庸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眇
論前績莫與比蹤

司徒呂公誄

昔呂皇祖帝交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敘四嶽在虞敷
土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
於周穆侯作輔寡於九族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袞職靡

傾黃耳金鉉公餽以盈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既明且哲
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駟牡超驤去此寧寓歸於幽堂玄
室冥冥脩夜彌長

七辨

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
猶不遷於是七辨謀焉曰無為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
景剗跡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辨諸乃階而就之虛然子
曰樂國之都設為閭館工輪制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

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形綠螭虹蜿蜒於
是彈比翼落鸛黃加雙鷁經駕鶩然後濯雲舫觀中流
褰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水玉拔瓊根妝明月
之照曜玩赤瑕之璘幽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
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醺醺嘉肴雜醢三鸞七菹
荔枝黃柑寒梨韓棣沙飴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
豢腍牲麋麇豹胎飛鳧棲鶩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
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蕪野之梁珍羞雜

還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安存子曰
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敘結鄭衛之遺
風揚流哇而脉激楚鞀鼓協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
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
美人妖服變曲為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
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嫵弱顏
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淑性窈窕秀色美
豔鬢髮玄髻光可以鑒鑿輔巧笑清侔流盼皓齒朱唇

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
袞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天紹紆折此女色之
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趾緱絺筒中之紵京
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為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駸駸
載軫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為旗逸駭颺
於青邱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
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
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游

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髴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

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
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
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

應問

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

問以見
其志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
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
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
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
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
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
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
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倖恨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

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倆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脯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無疑則魚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委畝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朦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

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
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
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
則景北天且不堪無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凌雲
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
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
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

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燭武縣絀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
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
為臬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
酈生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鼉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
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
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
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

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
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
庶矣奚冀其二哉於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
摠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
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
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
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櫂猶入涉印否有

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不見是而不愾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
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
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汙曼之
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慙我垂
翅故棲吾感去龜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
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
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

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慙
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
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憚夫晉楚敢
告誠於知己

渾儀

後漢書注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
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

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畫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椽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

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篋扣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篋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篋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

以筵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
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
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
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
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
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
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
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

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厯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

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歷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漠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

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

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
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
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
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
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
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
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
窮天有兩儀以儗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

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

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追屬紫宮
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
市有坐蒼龍連躔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
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龜魚鼈
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
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
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

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杵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其後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闔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

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

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
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
精數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丈曜麗
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
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
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覲於東覲於東屬陽行速者覲
於西覲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
辰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

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
於次故有列司作缺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
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
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
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
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尺圓體
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

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
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
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
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
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
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
武以來星變彗字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隋書

靈應

太平御覽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州
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
焉

馬融

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校書郎歷南郡太守復拜議郎

廣成頌

融拜校書郎請東觀興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謂文德可興武

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
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

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
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
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
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
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
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
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
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韃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
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草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
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鄧郊猶廓七
十里之園盛春夏之苗詩詠園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
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
囿營於南郊徒觀其垺場區宇恢胎曠蕩藐覩勿罔寥
豁鬱決騁望千里天與地芥於是周陞環瀆右轡三塗
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滢蜚以滎洛金

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嵎
峴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燿焜於其陂其
土毛則攢牧薦草芳茹甘荼苾苾芸薹昌本深蒲芝芾
董苴藁荷芋蘗桂荏鳧葵格韭蒞于其植物則玄林包
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枯柏柅柳楓楊
豐彤對蔚崙頡頏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於布護唯
扈薶熒惡可殫形至於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
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頤八紘孳歛九藪之動物

纓纓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園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
膠鄙駭譟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
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罽置羅繇彌綸阡澤臯牢陵
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戎已為堅乘輿乃以
吉月之陽朔登於䟽鏤之金路六驕駛之玄龍建雄虹
之旌夏揭鳴鳶之脩幢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
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髣馳揚金交
而拖玉環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如

林錯五色以搞光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雋良司徒
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獵
徒縱赴榛叢徽嫿霍奕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
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凶殪隱訇黃塵勃潏闇
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僇狡課才勁勇
程氣狗馬角逐鷹鷂競驚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
梁聿皇於中原絹緄蹠蹠鉞特肩胛完羝撫介鮮散毛族
枯羽羣然後飛鉞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

竄伏仍輪發作梧輅殺父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據禽
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損頻躑螻螻蟬蟬充衢塞隧葩
華萍布不可勝計若夫驚獸殺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後
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
孤剗刺裸裎袒裼冒櫛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僻暴斥
虎搏狂兇獄鑿熊挾封豨或輕詵趙悍庾疏婁領犯歷
嵩巒陵喬松履脩構蹕趨枝杪標端尾蒼雉拑玄猿木
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翬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

曹伍相保各有分局，增瀝飛流，纖羅絡繹，遊雉羣驚，晨
鳬輦作輦，然雲起，雲爾電落，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
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寶，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捐罔兩，
拂游光，初天狗，縹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
波灊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輦終葵，
揚闕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渚薄，
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

竈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
嶮嶇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
罷旋入禁園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
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廣漾
沆漭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
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箝鯨鯢然後方餘
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颼風陵迅流發棹歌縱水
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

鷓鴣鸕鷀鵲鷺鷹鴈鷺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鯉鱖編鯉
鯉鱗鮒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
魚方斯茂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盈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
牲班禽淤賜擣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滿房俎
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
爵鐘鳴既觴若乃陽阿哀裴之晉制蘭臺華羽之南音
所以洞蕩勾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愾駭恫底伏鍠鍠鎗

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
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隣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
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
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
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樂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聲
昏不聞雷霆之震於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
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

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
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
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
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
羣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於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
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返旆至
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東巡頌

安帝親政召融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廐長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

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
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
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
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

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咏八荒指宗嶽以為期固岱神
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棧櫓增構烈火燔燠暉光
四煬炎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烟冒雲珪璋我我犧牲潔
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匪變
神祇並存

太平御覽經八成下有變和萬殊總領神明二句

上安帝請龐參等書

元初中參為護羌校尉擊先零羌為其所敗乃稱病

引兵還坐詐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書奏赦參等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

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撿狄侵鎬及方孝
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
號非惟兩主有明獻之資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
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
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無
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
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
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

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
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
折衝毗佐於聖化

上論日蝕疏

建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

狀上史官不覺是
時融為許令上書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
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
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

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第氣於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

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任典
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
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
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
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干日月之災故政不可
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
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
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
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
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
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
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
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難
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

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馬融集漢

注書

上順帝乞自効疏

融陽嘉中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

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朝廷不能
用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
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
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
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
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
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蚩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為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質帝初立梁太后委
任宰輔固多所匡正

冀每相忌疾遂誣奏固時融在座為冀章草
冀長史吳祐面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
冀怒起入祐亦竟
去書奏太后不聽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
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
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

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
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子壻婚屬其列在官
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
牕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
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
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善則歸已過則歸君斥逐
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
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

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
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
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
辟

與謝伯世書

頃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
大蒼出籠黃棘下菟兔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文苑

類聚○憤憤尺牘作憤
憤誤以送一作自送

與竇伯向書

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章書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

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

馬融集○後漢志注

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忠經序

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

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姿韞勛華之德
弼賢俾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
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
雖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焉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
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詩書以
明綱吾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變易之宜也或
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
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

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高彪

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終內黃令

遺馬融書

彪為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

後漢書

同前

後漢雜事

伏聞高問為日久矣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以啓其
蔽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
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
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

贈第五永箴

鹿為郎中校書東觀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祖

餞於長樂觀皆賦詩彪作箴蔡邕等甚美其文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度古之君子即
戎忘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
作歌如鷹如鷗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
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
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

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

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並後漢書○吳皇象文武帖明作昭師作

呂黃伯思東觀餘論云作史者避晉諱非也范晔宋人寧當避晉或是司馬彪續漢諸書所傳晁未之改耳○總茲二句晁書所無越可永遵帖作永越可遵

許慎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校長卒於家

說文解字敘

後漢書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議又作說文

解字十四篇建光中子冲上於朝至宗雍熙時詔徐鉉等校定為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入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

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為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

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

典大發隸卒興後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

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
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
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
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
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
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
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

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

不合孔子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
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
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情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
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
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
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
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
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

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順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謨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傳易孟氏書孔子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

建首也立一為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
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
亥知化窮冥於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宗殷中
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賾索隱厥
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申申曾曾
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
藩俾侯於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
敢涉聖門其弘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

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倘昭
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許冲

慎之子

進說文解字上安帝書

說文本書末云召上書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

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冲布四十匹即日受

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

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
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駙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甄異
術王教一專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
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
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
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

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六藝
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州木鳥獸蟲
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
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
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
請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辜死辜臣謹皆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
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劉駒駭

復子為郎入東
觀撰定漢記

諫鑄錢書

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
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
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鋳薄銖
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為黃金瓦鹵變為和玉沙

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犧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郡太守箴

一作崔瑗

有羸駘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置侯置守奏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纂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與李子堅書

下車負乘劇賊未禽

又

吏民彊獷比屋為賊

並選注

與竇季瑋書

君嚼茹墳典履公修行

北堂書鈔

玄根頌

北堂書鈔○駒駘今刻書鈔誤作鞠餘

素燕蜿蟺感清羽玄鶴迴翔應宮徵

樊長孫

與劉千秋書

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
與書千秋甚然其言與同邑張衡參議未定
○後漢書劉珍字秋孫一作字秘孫與
劉駒駱馬融校書東觀為越騎校尉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禮官藏於几
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
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
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

胡廣注王隆
小學漢官篇

竇章

字伯向融玄孫
歷任大鴻臚

勸葛龔書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避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龔報之

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

汝南先賢傳○後漢書蘇章字孺文○藝文章薦馬融文奕世不刊之文斷金之良佐

葛龔

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永初中歷拜蕩陰臨汾令皆有稱績

答竇章書

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汝南先賢傳

與張季景書

夜從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燭蝦

選注引與張略書云碩闇沈沈

與梁相書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初學記○北堂

書鈔載蔡邕與梁相張府君書復惠良筆下士所無

與梁相牋

間賜襲印衣繡囊細布皆珍重纖麗

北堂書鈔

又

曹褒寢懷鉛筆行誦文書

與梁相張府君牋

悠悠夢想願飛無翼

又一書云龔以毛羽之身戴邱山之施未審何與○並選注

薦戴昱

昱年七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老所分昱將

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捃獲野豆拾掇羸蚌以自賑給太

御覽未否是書○選注載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烏之情誠竊傷痛

吳蒼

遺矯慎書

字仲彥扶風茂陵人

慎少學黃老隱避山谷因穴為室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慎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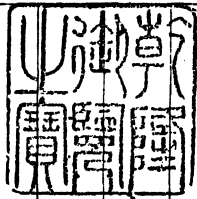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

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

燕雀所敢謀也

後漢書

皇甫謐高士傳云邱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
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召始見曰明府
欲臣訢耶友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
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
守異之遂不敢屈○按此明為面見之語非書屬赤
牘亦載作與扶風尹王尺牘云漢有右扶風無扶風
尹然本傳止言郡守耳原傳載訢在
後漢與矯慎相接又載入前漢並誤



東漢文紀卷十三